

大乘二系——性空唯名（二十一）

清風明月

（二）捨離苦迫現象的方法

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，有一位女居士傷心難過的跟我說，他同修意外往生，尤其這種意外發生的機率幾乎微乎其微，卻發生在他的身上，以致更難接受。但人生總會有許多非常態的事情發生，這就是因果，我們必須接受。然而面對家人的往生，相對孩子早已習慣爸爸的存在，一家人和樂的氛圍，現在，天人永隔，不再和樂只有哀戚，全然不能接受，因此她一再問我：「爲什麼一個好好的人就這樣走了？」

凡夫很難接受展現在自己身上「無常」的遷流變化，但這就是學佛人急迫要處理的問題。而面臨這樣的事實，在修行生活中應在哪一個時節下功夫？

生與死它是客觀的二極性存在，這種極端衝突引來情緒上很大的波濤。同理，在現實生活內容中觀察，類似這種衝突性的事情，遍在生活之中，任何人都有經驗。但我們一直都掌握的不夠確切，實質上，我們都在這

種變換不定的狀態下生活著，這裡可以感覺到「佛法」是那麼的親切，任何時刻應當都能有很好的使用。拋開感受的這一層，每一個喜怒哀樂、憂悲苦惱都像一波一波的「浪」衝擊著我們，每一個「浪」都會有不同的因緣，不同的「浪相」，但它是捉摸不到、是不可靠的，也是必須去突破的境緣。

「佛法」告訴我們，要捨離這些苦迫的現象，必定是要直接在生活中經驗中，找尋憂悲喜樂的本然是甚麼？在這麼多的浪濤當中從「浪」裡直切、剝開，看到「浪」裡事實是甚麼？或許，憂悲喜樂比較難以讓我們感受到它的衝擊性，然生活中有許多衝突性的存在。現在談的衝突性不是指著內心的情緒煎熬，而是客觀的存在，在相用上就擺著極端的衝突，像日出日落，你感覺到它具有客觀存在的極端衝突性嗎？它確實是極端衝突性的存在。白天工作、晚上休息是一般的生活模式，或許有人會因爲某些狀況而日夜不分，但不影響白天與夜晚

明顯不同的實在性。然晝夜雖有它的衝突性，正好也構成「實相」，日出、日落都是真實，真實裡都有它存在的原義。還有每天要吃飯，吃了再吃，吃飽了，消解了，再吃，是一輩子要照顧好的工作，這其中也有它的衝突性，吃飽與肚子餓，確定有它客觀的差別，不同的反應狀況，這就是客觀的衝突性，不是來自於主觀的認定，它直截的揭示「實相」。想見到這源頭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，只看自己能打開否？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下承擔起身為一個「宗教師」的意義和責任，這方才是一切「戒定慧」所回應、照顧的事實。如果不是這樣，即使你做了很多的功課，它只會在你的修行生命裡，現起一些相關的作用而已，但是核心的課題總是沒解決。我希望各位在日常生活中，時時刻刻把「核心價值」拾回來，這個東西不在外面覓得，就在每一個人的身心內容裡。

當突然面臨親人死亡，我們覺得似乎面臨毀滅，一切都空了，但這不是佛說的空，這是「緣滅」。生死凡夫在面對死亡這件事上，如能在經驗裡看到人們總是在生、滅，空、有，兩極化裡衝撞，先在這二極端裡落實了，再生起消解相對性困擾的決心與認知，則不再為生死所困。智慧的殊勝、可貴，在於教導我們干擾力量的止息，當「欲取」達到熄滅時，最後得到真正的平靜

——「涅槃」。我們依循佛陀「自知自覺成等正覺」的佛法，追尋著他的足跡，由他帶領著我們去親證。我常常說「修行可貴，機會難得」，同學們！千萬要珍惜自己的福報因緣，不要把「修行」的機會停滯於「欲取」的推動下，因為這很難讓我們達到止息、平靜的效果。

之前談到親人往生而將它視為毀滅，對應到生前的溫馨，心中充滿強烈的失落，我們常會處在這種狀況裡。當某些人事物消亡時，不一定認為它是一種毀滅，只是不能接受本來「有」——生（某一個存在的開始），怎麼變成「無」——死（某一個存在的消落），就像本來一個活生生的人，卻死了！之間有它極強的衝突性。我們不理解為何有「生」是因緣條件狀況的組合，「死」也是因緣組合而有死的狀況產生，他們各有軌道、緣起組合而起。人生路上境緣不同，因個人修為的感受狀況也不同，當「生相、滅相」輪番上陣時，我們是否能如理如法的在這個經驗世間，看到它、受用它？

我們都知道「緣生、緣滅」是必然的現象，「生」由緣而生，此「生」非真生、非自有，「非自有」就是不能主宰、不能自主，它「賴」著種種「緣」，終有一天消逝。「有生必有滅」它有著必然性，這個「必然性」我們看不見，為什麼看不到？透過感官、需求沉落於

這裡，在這裡現起了一層「網」，突不破。我們為自己設下了很多的柵欄，每一「站」都那麼確定而真實，因此生貪、生瞋，要知道那些都是不真實的。貪、瞋要從哪裡來？太多的「不真實」天天浮起，因此滿滿身心的委屈、不順心無法消化，以至於活成一個苦悶的修行者。

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從人生世間對應的必然原則看，一般相應的只是我過去積累下來的習性，關於「緣生、緣滅」乃至緣起如幻的可能性，這裡都值得深深回顧，是好好修「觀」的題材，看清楚甚麼該放、該捨、該切——所以說世間有著太多經驗裡的意義，我們須掌握未來的歲月，努力耕耘，不要落於比較，要懂得珍惜，不要抓緊染愛，須對於存在給一份尊重。「緣生、緣滅」都是空寂，既然由「緣」而輪轉人間，也要由外在的「境緣」而超越它，從「解性」的開始到「悟性」的契入。

我們常講調伏「貪瞋癡」，因為它違背道德性，是會有過患的。為何大乘佛法說：「貪瞋癡即是戒定慧」這又怎麼說呢？每一件事有它不同的功能，但都有它的共通性，在那「共通性」的內容裡，世間的「衝突、相即」就在那裡產生，衝突性就在真實性裡，消除雙邊的衝突性是很重要的課題。所以真正「修行」，放下「貪瞋癡」，不只是爲了做一個有道德的人，或爲了削弱那一

些負累，而是不訴求道德的意願，回到真實，開發出智慧的光芒，任何一個「行者」積極的伏斷「貪瞋癡」爲的也是如此。

在衝突的兩個極端下，堆積太多的經驗，過去的經驗引導我的回應、下判斷，未來我攀舉、遐想，我將如何如何，構成了生死辛苦，包袱沉重的世間，以上包括在修行的天地裡，都可能在這種狀態下。人生歷程總有某些希冀，人因爲有「希冀」於是有了鼓起精神的力量，然而這份力量如果沒有回應到「真實」——「實相」，發好願，也只是好的情緒鼓動，它只是製造出一重的煙幕罩住我們，讓我們看不到「真實」，所以「發願」是好的，但一定要回過頭來隨法修行，在「願力」的實踐中，分分的契入世尊說法的「實相」，這樣的所願、所行，能夠在法義的契入裡，與佛法相應力的成長中，漸漸構成修行的資糧，也隨分隨力的淨化世間，這有的只是點滴的激發成長，沒有成就與不成就的失落，因爲此時你已經在另外一個層次了。

1. 回到世尊教誡的本意

「大乘空義」所說的「空」，它是世、出世間共同的一條路，「大乘」發揮到極致時沒有「涅槃」可得，

如《心經》云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從這兒可以看出它是通於世間的一層真實。我所以這樣說，是希望向佛學習的「人」提醒，對「法」要有尊敬的心，但是要在「法義」的現證下，向著真理直接承擔；禪門講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」即是此義。在這裡不訴求於崇拜、追逐，是當下有力的承擔，為什麼是這樣呢？一切法本來如此。而凡夫到達成就，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，必要虛心的誠懇供養、恭敬禮拜，點點滴滴的學習，祈求諸佛、菩薩的護念，真理下本然如此。

佛陀為成佛時，在修行上有幾番尋覓過程，這是基本修行功夫，最後佛陀在因緣具足下無師自悟，在菩提樹下現證涅槃。佛陀自己授記成就，佛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頂尖的成就，有特殊的福德因緣，因為有佛陀的現證，把所成就的「證量」訴說出來：「我時作是念：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迹，古仙人道跡；古仙人從此跡去，我今隨去——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¹」。每個人都應該回到世尊教誡的本意，他不只教我們做他的弟子，還要我們每一個人的成就都能與他等同，這就是佛教與「異教」不同之處。為什麼能成佛？因為本來現成就是這樣，所以達到頂峰有絕對的可能性。我第一番要說明的是這個，

希望每個人在修行道路上，恭敬虔誠之餘，更要深化這份修行的絕對心，屏除驕傲、自卑這些多餘的情緒，能自我承擔。

第二是真實本然，因為「空性」所以在種種的因緣聚會當中，會呈現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相，善心、善緣、善願，所呈現的就是菩薩的願力；染汙業、染汙緣——所沉澱下來的負擔，就是凡夫的業力果報。這些都從「空性」開發，要是「不空」就無所謂菩薩的境界，就不可能有生死世間。問題是尚未成就的我們，在學習的過程中，面對外在的六塵境時，一動心「可意不可意」綁架了所有的自以為是，常常處在「雙邊衝突」中，當下若能勇敢地回到自我「修治」的路上，儘管常常處在「雙邊衝突」，只要有心「修治」，循序漸進的加功用行，從這裡就是契入真實的唯一道路。

提到雙邊，喜怒情緒、日出日落，都是雙邊，因為有雙邊而開出無限量邊，就這樣被困住了。「修行」這一條路，是否該就著現前的狀態，在這衝突性的生命現象裡，停下腳步看看，是站在哪一種的衝突狀況下？自己怎樣回應衝突性？盲點在哪兒？所謂的盲點就是對於「雙邊」的開展性，我們看不見，一旦對一邊生起回應，就紮紮實實的認定那一回事的真實性，是這樣才會一

意孤行，我們看不到「雙邊」的相關性，中國人有說樂極生悲、否極泰來，都在講世間「雙邊」的相關性，但是很少人在安「泰」時，會想到「否」來，所以佛弟子當正處在「雙邊」時要有警覺性，換個角度觀照「雙邊」的真實性，雙邊的相關性是世間一切法的存在原理，若能回來悟到雙邊的不真實，則見真實。

小心謹慎不要陷落哪一邊，「修行」在這裡提高絕對的警覺性，是爲了止息「雙邊」的干擾，得到平靜後所展現出的真智慧，所以修行的「止惡向善」絕對不是勉強來的，這不僅是爲道德性的意涵，純粹只是讓自己生命發亮發光的必然。

真正見到「無常」，必然捨下「雙邊」，不落於常想也不落於斷想，不落於生也不落於滅，在那裡見到「無常」，所以從「無常」之後「空」，在生滅下緊接著「大乘佛教」開出了「不生不滅」的思想，以上都屬「現證」的功夫，展說方式的不同角度罷了！

2. 見到了苦的必然、樂的不可求，即可身心寂定

真正「知苦見苦」，必然是從「苦」的實況裡，見到了「苦」的必然，樂的不可求，而捨離「雙邊」。所以說凡夫見不到「雙邊」的相關性，我們都在拉扯下不

是倒向這一邊，就是傾斜那一邊，如果把它拉到我們有情的身心，有生必有死，「死亡」這一關就是這樣突破的。念佛的人期望悟得「無生忍」，它是怎樣的一個狀態，我們能說「理」但是很難「現證」，必要綿綿密密在心裡下功夫。我們都在「雙邊」的衝突性裡追逐、停格，只因爲我們看不到「雙邊」的必然性。看的見的不是「推理」所成，必定是實際的「覺受」，生命相應回應的模式，你已經契入那個境界了，哪一個有這樣能力的人，他就能掌握「雙邊」隨緣現，而它又是那麼樣的空花水月，當下身心寂定，「智慧之光」即從此處激發，此時，第一步功夫已成就。

如何才能如此？我比較提倡的是，既然「雙邊」的拉扯力叫我們不得自在，何不定下心來看清楚，是甚麼扯住了我？果能如此，「修行」隨處可以展開，當下建立起它的道理依據。我們常聽人說「生活就是修行」，這是很深的功夫，沒有這個功夫，生活很多時候是造業。有修行的功夫資料愈多、時節因緣愈充分，佛法那一份「照見」的功夫不斷持續增強，能夠這樣，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沒有一個不是「開悟」的資源，這就相應於禪門所說「挑材運水無不是道」。

因爲見不到「雙邊」的關鍵性、相關性，只在一邊

追求，厭惡於另一邊，想要這個不要那個，內在的「心願」只要有這個衝突性，就會帶給我們不能止息的干擾。我說的「心願」是感官下的境界，如何能突破雙邊這個拉扯力？之所以有這個拉扯力，是因為「欲流」，「欲」的根本是無明²、妄動，「修行」在這個地方，逐漸的回過頭來，從下手功夫的尋覓，理解造成重重錯誤和知見的偏差，是「雙邊」衝突性的不能突破，從「欲」來，「欲」從有所得心生，也就是說在直覺裡認為世間的一切都是紮實的存在，突不破世間的「有執」，對於生命自體和客觀的世間，一切認為是「有」的那一份錯覺突不破。若要突破，「理念」要用甚麼來引導？「修行」最後要「現證」的就是這個「理念」——一切法畢竟空性。

一切法本無可得，是「無可得」，然卻要在我這「有所得心」下去掌握，因此必要時時提醒自己以「無所得心」來修行。下「功夫」時不能落下太多想像中的期待，要找一個方法，有次第、有步驟的來努力，訓練這一顆躁動的心，但是不要給自己設下太多的柵欄，這樣「止息」才有機會。

因為我們的「有所得心」，滾來了「所得」下的種種好惡，這些「雙邊」的衝擊造成了人間的苦難，「行

者」有多少人能在這實境裡釐清。我們「老實」得從「雙邊」的說明和實踐功夫，踏實的「修治」，從「攝心」從照顧身口意三業下手。在這裡學習以「無所得心」持續、綿密的「不失正念」，這機會操之在我，可能性是必然；如果機會不在「我」，必須等待旁人的「護念」才能承辦，那就難以成就。

從「雙邊」的對治、修治來說必須小心謹慎，這一條路是艱難的，但它卻是最實在的，走這一條路，隨著你的精進「定慧」的成長，隨時都有一個平靜、穩定的「觀照力」在持續著，「智慧」從這個當下快速的成長。這一條「平實」的道路，回應到「原始佛法」就是從修「端正法」³開始，端正身心去除所有貪瞋癡的汙垢、牽絆，從這裡下手去努力，「心」漸漸的開解，在「雙邊」衝突性的衝擊裡，如果你不是勉強的強制去鎮壓它，而是來自清楚的照見、通達，「智慧」必然從這裡升起。

老實在「雙邊」裡觀察、轉念、伏斷，伏斷是具足戒定慧，要有虔誠懇切的心在明覺裡下功夫，伏斷雙邊造成的欲結。「戒」就在這裡生起了作用，當可能的染汙、錯誤即將升起時，內心升起一份內力，在即將升起的境緣下斷了染汙相，轉了染汙性，「戒律」從這裡升

起，絕不是等你學了一套不一樣的生活模式後，再來持戒。確定世尊一定不是這麼說，佛陀要弟子們由戒生定，由定發慧，以智慧來了斷生死的「欲結」，以上是修道路上的幾個重點。

修習「戒定慧」，肯定不是另一個離開身心整治的處理，另外一套的「戒定慧」，就像人間的父母都是就著兒女的問題，教導他有效處理問題的方法，世間父母尚且如此，智慧、慈悲，無邊福德的佛陀怎麼不如此呢？凡夫的生死問題，佛陀直接的教導我們處理它，確定不是教導我們學一套與世間人不相同的生活方式，才名之為在修行，不是這樣的，這個大家一定要掌握住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- 1.【宋】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經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二冊，頁八十中～八十一上。
- 2.無明：不是甚麼都沒有，它是黑暗的蠢動力，當它動起來時，我們就一蹋糊塗了。
- 3.端正法：佛陀為初學者說因果，布施、持戒，將來可以生天。

慈濟雪隆分會和國際佛教徒聯合會馳援印度尼泊爾

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，印度和尼泊爾的醫療系統面臨崩潰，印度確診病例六月二十三日時，已突破三千萬例大關。而在同月二十九號時，尼泊爾確診病例則超過六十七萬例。當地醫療資源告急，慈濟雪隆分會和國際佛教徒聯合會馳援兩國，希望能緩解當地醫療緊張情勢。

雪隆分會是與國際佛教徒聯合會（IBC）合作，展開印度和尼泊爾行動。IBC聯合主席斯里沙拉南加拉表示：此次只是幫助其中一個需要幫助的地方，因為人口非常多，幅員又廣，人們遭遇嚴重的困境，亟需援助。」專案負責人賴少琦表示：「我們只是做了很基本的工作，而每個人都是自動自發的，且在很短的時間辦成一切！在大約兩到三個星期裡面籌足數目。」除了佛教組織，參與這次行動的也包括實業家。頂級手套集團創辦人夫婦，也希望帶動商界投入救援行列，慈濟志工潘斯里董秀美：「我們能辦到的就做，也希望拋磚引玉，號召其他企業投入，為社會有所貢獻，讓更多人一起幫助世界度過疫情。」